

建筑 / 非建筑 / 非非建筑：再谈林徽因，以及宾大学位追授之我见

Architecture / Non-Architecture/Non-non-Architecture: Talking About LIN Whei-Yin Again and an Opinion on the Posthumous Degree-gran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张晋维 | CHANG Chin-Wei 郑昱伦 | ZHENG Yulun

中图分类号: TU-0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4) 02-0000-00

DOI:

摘要: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林徽因建筑学位一事值得讨论。本文提出建筑、非建筑、非非建筑三个概念，回溯林徽因的“建筑”之见，试论当年无法进入建筑系的她如何由艺术建筑和文艺复兴的不同立场帮助我们认识建筑是什么；并从这道知识光线映照林的“建筑”之路，回国后她在工艺美术方面的专业实践，其实更能体现出一位人文主义者将建筑处理为集美术之大成的超然境界。即使这个学位有助于后人将林视为一位禁得起制度性考验的建筑“师”，然而她身兼艺术建筑师、文艺复兴人、工艺美术家的身份，其实才为中国的文“人”建筑师原型燃点一盏明灯。

关键词: 林徽因、建筑艺术、文艺复兴、工艺美术、《设计元素》、营造系

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osthumously awarded LIN Whei-Yin an architecture degree is worthy of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ree analytical hypotheses: architecture, non-architecture, and non-non-architecture. It reviews LIN Whei-Yin's architectural view and discusses how she, who was unable to enter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n, helped us understand what architecture is from different standpoint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LIN's architectural path of arts and crafts can better reflect the transcendent realm of a humanist who treats architecture as the mother of the fine arts. Even though this degree will help future generations regard LIN as an architect who can withstand institutional examination, her multiple identities as an artist-architect, a Renaissance person, and a craftsman-maker / builder make her the archetypal Chinese literati architect.

Keywords: LIN Whei-Yin, Architectural Art, Renaissance, Arts and Crafts, *Elements of Design*, Department of Building

一、引言

就在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俗称宾大 / UPenn）的一百周年之际，该校在费城主校区的斯图尔特·韦茨曼设计学院（Stuart Weitzman School of Design，以下简称宾大设计学院）议决在2024年5月的毕业典礼上追授她建筑学专业学位。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回国的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

起，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和有限的科研条件下，为建立中国建筑体系、挖掘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卓越贡献，其终身成就已毋需一个学位来证明。

然而，院长弗里茨·斯坦纳（Fritz Steiner）坚持给予林徽因迟到的正名，或许在林诞辰120周年的契机，除了重新正视一位在百年前因性别受到不公待遇的女性之余，再次检视这些年在以追授为契机的档案调查下，对于她而言，提供给我们哪些超越学位本身的启发与反省。本文借由三种历史定位——艺术建筑师、文艺复兴人、工

作者：
张晋维（通讯作者），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建筑暨都市历史与理论博士；
郑昱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录用日期：2024-03

艺美术家，反思林徽因在建筑、非建筑、非非建筑^①各个理论面向的知识光线，尝试和以宾大等校为首的美国建筑教育之滥觞展开“百年对话”。

二、建筑：艺术建筑师

这些美的所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什么叫做“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定义或解释来。^②

1. 宾大的艺术学院

1920年代的宾大，林徽因就读熔建筑、艺术、音乐（Architecture, Fine Arts, Music）于一炉的艺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s），其实更能让她对于理性的建筑——尤其当梁思成收到梁启超越洋寄去的“天书”《营造法式》——挹注一份感性的情怀。1924年入学的时候，林徽因虽然没有在不招收女生的建筑系登记，但这样的因缘际会让注册美术系的她（LIN Phyllis Whei-Yin）在选修建筑系课程、担任建筑设计助教（图1）之外，有机会从事更多

类型的艺术创作，像是发布在宾大年鉴上的美术作品（图2、图3），还有1926年参与学生设计竞赛、采用马赛克镶嵌画的风格胜出的圣诞卡片（图4）——画中东方三博士手持礼盒上的字分别是：painting（绘画）、sculpture（雕塑）、architecture（建筑）。

2. 毕业后跨域实践

通过三年学习，1927年梁思成同时获得建筑学学士暨硕士（Master of Architecture）学位时，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学士（Bachelor of Fine Arts）学位（图5）。大林三

岁，正好多一个研究生学历的梁毕业后，赴哈佛大学艺术史进修专业；林则选择赴耶鲁大学戏剧学院（School of Drama）攻读舞台美术设计专业（图6）。发人深省的是，源自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他们后来都没有完成学位。两人于1928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婚，后赴欧洲蜜月旅行，博览古典建筑（当然，包含折中主义下大量的新古典建筑），更为了终其一生的建筑志业，于是年8月提早回国。他们知道，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准、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建筑师需要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这是梁、林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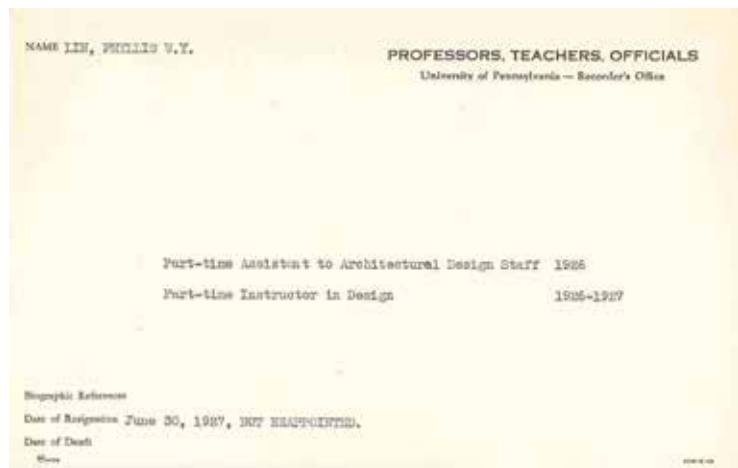


图1：林徽因在宾大的助教聘任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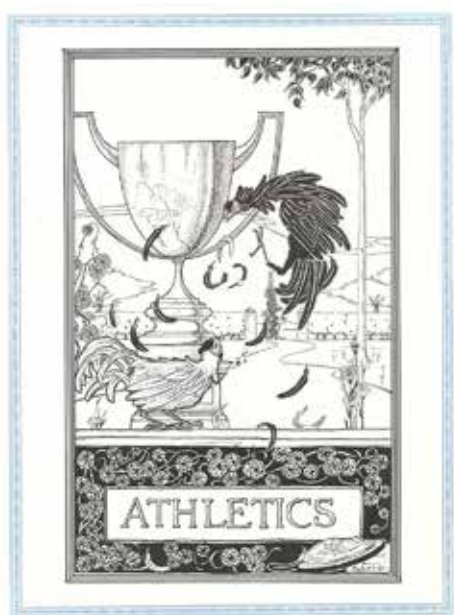


图2：林徽因在宾大的美术作业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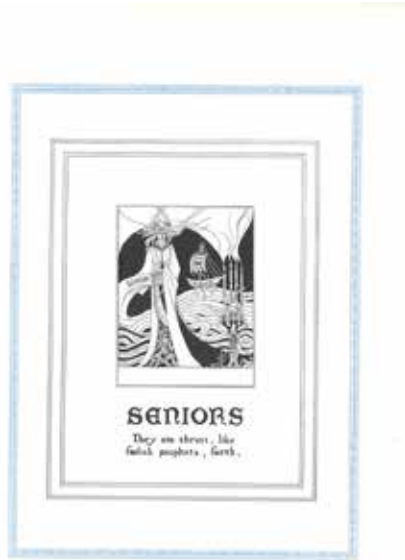


图3：林徽因在宾大的美术作业之二



图4：林徽因设计的在宾大圣诞卡片

归母校清华之前、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个建筑工程系^③时就明白的道理：他们要的不只是“所有设备，悉仿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建筑科”^④。

3. 建筑为美术之母

1944年掷地有声的《中国建筑史》一书完成（原名《中国艺术史：建筑篇》）（图7），林徽因自1940年起承担了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撰写了书中的第六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该书稿可以视为两年后《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的中文初稿。若参照梁思成在1940年代末期为《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撰写的《中国：艺术、语言和大众媒体》（*China: Arts, Language, and Mass Media*），他开宗明义便强调：“尽管古代中国人从未将建筑视为美术，但是无论中外，建筑一直是美术之母。正是透过建筑装饰这一媒介，绘画和雕塑得以成熟并作为独立艺术获得认可。”^⑤试想上述林徽因于宾大时期获奖的那张罗马或者拜占庭风格的别致卡片，不难推测在林徽因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梁、林还计划推出中国艺术史的《绘画篇》《雕塑篇》。毕竟，早在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学社）初期的调研当中，无论是宣赫的名胜或是消沉的痕迹，两人就已经体认到“建筑意”乃是集“画意”“诗意”之大成的结果：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有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⑥

而这样神来一笔的文风和意趣，透露出林徽因的笔墨风格，同时无可否认的，建筑师梁思成是艺术家林徽因最忠实的支持者。

三、非建筑：文艺复兴人

梁、林之子梁从诫曾这样谈及其母：“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梁从诫所说“文艺复兴色彩”，是指以林徽因为代表的那一代精英学人，能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文艺和科学、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融汇于一身，因此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换言之，这样专业的通才就像文艺复兴人，从来不需要任何冠冕堂皇的官方头衔加持，恰如一生都是纷纭的云彩，才华属于诗歌、戏剧，也属于建筑领域，其身上除了天赋异禀，后天修养也值得我们多说两句。

1920年，时仅16岁的林徽因和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父亲林长民负笈英国，这一段经历比留美学习短暂，但却对她一生的学术方向起到了决定作用——立志学习建筑。来到英国后，她进入了英国文学的世界，在这里邂逅了浮生挚友徐志摩。建筑史学家曹汛先生在他所做的《林徽音先生年谱》里，对林徽因确定志向作了一番评论：“在英伦期间，父亲携徽音进入一个文化界人士的社交圈子，认识了H. G. 韦尔斯、E. M. 福斯特、T. 哈代、A. 韦利、B. 罗西尔和K. 曼斯菲尔德等著名作家”，这样的生活步调让林徽因在建筑、美术和工艺美术、诗歌文学、戏剧等多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探索，建筑和文学只是对她研究范畴再简略不过的概括。

实际上，林徽因的工作成果，在建筑方面，涉及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建筑理论、建筑美学、建筑装饰、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等；在美术方面，关乎雕塑和雕塑史、服装设计、徽标设计、烧瓷和工艺美术等；在文学方面，她在诗作、散文、小说、评论、戏剧等方面均有佳作。就算战后她跟梁思成在母校清华大学成立“营建学院”的壮志未酬，她在不可多得的试金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教学挂图《设计元素》（*Elements of Design*）——中提倡所有尺度设计的永恒之道^⑦，小至如景泰蓝工艺设计的造型美术（plastic art），大到“规划人类体形环境”的城市设计（urban design），都像文艺复兴时期跨越中世纪的真理追寻，为思想解放之后的启蒙时代提供了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基础。因此，作为承袭巴黎美术学院传统的宾大，基于他们对于当代性别、种族平权之转型的正义要求，似乎不难产生较追授学位更有高度的激进倡议。

四、非非建筑：工艺美术家

1.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庄子朋友惠施的一个无穷级数的几何模型命题：“一尺之



图5：林徽因的宾大毕业典礼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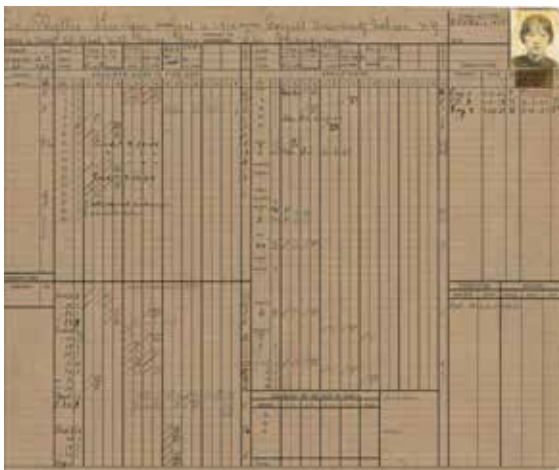


图6：林徽因在宾大的学习成绩单



图 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初稿



图 8：林徽因为《晨报》做的封面设计



图 9：林徽因设计的皇家艺术学院海报

榘，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道出了空间的有限和时间的无限，化约成 19 岁的林徽因在《晨报》上发表翻译作品时所署笔名“尺榘”。那是 1923 年，还没学习建筑的她，做的封面美术设计不见文艺复兴时期内涵科学理性的绝对几何或三维透视的实证审美，而是画了一个中国式的钟楼正立面，加上其他一些元素，如鸽子、太阳、树、水等（图 8），显见她稚嫩但热爱建筑的劲头，同时不乏英国美术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师法自然的影响。这些源自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49 年《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的价值体现，后来仍见于抗战前林徽因为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设计的海报^⑧（图 9），在中国古代画像砖的双骑吏图案上点缀飞鸟和奔鹿之匠心独具，维系各地区工艺文化普同意义的美学追求。

跟随父亲周游列国的林徽因在英国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想法，她说：“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我有想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数百年不朽的好建筑理论”^⑨。尽管受到当代学者对于独善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的

批评，在她留美学习艺术和建筑、蜜月旅欧壮游之后，1932 年，其生平第一篇学术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却是由本体出发，从古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参透了迈向中国现代建筑的潜能：

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地】进化至极高程度。^⑩

借由“架构制”的论述，林徽因将中国建筑嫁接上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中提出的“实用、坚固、美观”。而这也为梁思成后续将“中国建筑之‘ORDER’”与古希腊柱式对比，建立了模拟基础。综而言之，除了宾大布扎体系灌输的建筑历史主义，同时作用的还有她旅英期间便已萌芽的结构理性主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

2. 文化的记录者，历史之反照镜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于 1946 年 2 月

宣布在工学院成立建筑系，并由梁思成担任领导。不过该年 11 月 5 日开学那天，他刚历经两周远洋航程抵达美国。既然系主任不在北京，便由病榻上的林徽因率领一批前学社班底成员（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以及吴良镛主持大局。可惜的是，手上功夫了得的他们从来没有受现代建筑与规划训练，导致林徽因对于第一次校庆展览只能勉强“展出过去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设计作业及水彩画等”^⑪感到遗憾，叹息过去在宾大强调的古典构成、图面技法和纸上建筑的设计竞赛制度，在战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看来有多么不切实际。梁思成在清华大学任教第一年结束前夕，1948 年 5 月 27 日于同方部做“理工与人文”的谈话，题目为《半个人的世界》：

人类一切的活动，莫不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活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是整个的，各部分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各行其是的。所以我们做学问，尤其是研究理工的人，绝不能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不顾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否则，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能害到别人……我们若是追溯形成“半个人”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教育方针的错误。现在

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只以取得专门智识为目的，这只是训练匠人，只是制造“半个人”，而不是教育。工学院固然不用说，只是训练一批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等等，其余学院何尝不然，每年造就大批的物理匠、化学匠、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我们要不惟不害别人，而且要积极的【地】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我们无论建筑一所住宅，一个工厂，一条铁路或公路，不但要顾到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还要了解自然的需要。只顾片面问题而不顾全体的只是“半个人”，我们必须努力做“整个人”，方能真实的【地】为人类服务。^⑫

言下之意，只在意技术、不关心社会、政治、经济与自然需要的人，只能算“半个人”。这种“半个人”做起事来，是很有可能伤害到别人的。

抗战期间，举家避难至大后方的林徽因不忘提笔记录她对当地为数不多却显露独有特色的地方。相对于1932—1937年学社在华北、中原的田野调查主要侧重在经典官式建筑方面，她与梁思成1938—1941年移师西南调研的建筑类型丰富了许多，而且也更加注重地方特征与乡土文化。学社“摄影图录之后，或考证它的来历，或由村老传说中推测他的过往——可以成一个建筑师为古物打抱不平的事业”^⑬，旨在保存（preservation）大于修复（restoration）。1949年1月，和平解放的北平之古建筑得以保存，归功于林徽因和梁思成应解放军请求而编写的《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

终其一生，林徽因没有具体的个人建筑设计成就，或许对更倾心工艺美术的她来说，什么都是建筑——非非建筑，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与建筑无关的。早在1929年，她为东北大学校徽图案设计的“白山黑水”（图10）脱颖而出，灵感取材自汉代瓦当或者铜镜。二十年后，她又在全国院系调整之前，为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昙花一现的“营建系”中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已经病得非常瘦弱、爬台

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的她，找出历代装饰数据，带领常沙娜、孙君莲、钱美华、莫宗江学习研究装饰艺术，更让敦煌艺术第一次进入日用品设计，被誉为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清华营建系教室里，林徽因身后墙上挂着的《设计元素》最后一幅（图片中右上隅）写着：“设计的形象因文明而异……设计的元素从未改变。”（The images of design vary with each civilization...the elements of design never change.）（图11、图12）。

林徽因入学十年后，也就是梁思成开始着手《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系列（以下简称《图集》）的1934年，宾大建筑系终于同意开放招收女性，并在1937年6月9日的毕业典礼上，为之前4位最早在该校完成建筑修业的女性美术学士补授建筑学位。然而，早年在宾大图房里熬夜渲染、快图即是楼宇华夏在中国几无用武之地，惟伺迫迁到一处紧邻金汁河、

堤上长满高大松树的村落之际，古朴静美的景色重新方得唤起林徽因对美的感知，她决心自建一座小屋（图13）。这座艰难建成的小屋颇为简朴：本地的土坯墙和瓦顶，内部是粉白的石灰墙，房屋背后有一个坐落于桉树丛中的小花园，与周遭农舍相异也最为“奢侈”的要数它铺设的木地板和起居室中那个小小的简易壁炉。“说也奇怪，这是两位建筑师唯一为自己设计的房子。”^⑭

五、结语

如今宾大设计学院训练的是什么样的建筑师？就算不是梁思成担忧的半个人，会不会远远没能赶上他与林徽因创办第一个建筑系时的培养目标？或许顶多说训练合格的、《图集》序中所称“现代的建筑师们，自觉的【地】要把所谓自己的个性，影响到建筑物上去”^⑮，却



图10：林徽因设计的东北大学校徽



图11：林徽因与营建系师生在清华大学水利馆教室



图12：MoMA《设计元素》第24幅挂画



图13：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在昆明龙头村

始终还没有提升到“文化的记录者”“历史之反照镜”^⑥的境界。建筑师的制度性身份决定了什么是建筑——以及什么不是建筑——这样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尤其在资本化市场中专业分工的现代主义脉络下，专业学位变成了无限上纲的机构性（institutional）筹码。然而，从历史中爬梳艺术建筑师、文艺复兴人、工艺美术家三个立场之后，我们知道建筑系的一纸入学许可从来不是阻挠启蒙于英国的文“人”林徽因到美国学习什么是建筑“师”之门槛。

笔者以为宾大如今追授一个百年之后的学位，实则可能蒙蔽了该校在 20 世纪初启迪了包括梁思成、陈植、童寯以及更早期杨廷宝与刘易斯·康（Louis Kahn）等名家的艺术学院，包括冒着华人世界无缘面对如今宾大设计学院前身赋予“建筑”的多元可能和普世价值之风险。另外，此举漠视少年游欧、旅英期间对建筑美术充满理想的林徽因，并且忽略她偕梁赴美之前便从金科玉律中解放的“非建筑”人文精神。甚者，不像为梁思成和美国包豪斯失之交臂而感到扼腕的林徽因，学位无法回应战后因病缠身、不得同行赴美的她面对浩劫后中国大地得失的磨难，以及她批判地从清华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重估当年宾大美术学院教育功过的格局，为营建系/学院的愿景提出更微观的视野、反问什么不是建筑，付诸“非非建筑”的教学与实践。

注释

① “非‘非建筑’”系基于建筑、非建筑提出的理论框架：前者指涉保守定义上具有物质基础的空间文化形式；后者强调根植于古典时期的人文研究所建构之新世界观；非非建筑则是集两者之大成、反证“没有什么‘不是’建筑”的一种抽象提问，但它有助于我们跳脱传统与现代的争论，直面林徽因不受时

空限制、最终还影响到现代主义支持多重视点的主观性，以及后现代主义拒绝相信有任何客观知识存在（不管是艺术上的或科学上的）的普世价值。

②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4）：98。

③ 本文特别强调目前大多数文献普遍“简”称“建筑系”的问题，事实上几乎所有民国时期的建筑师训练都在工学院中的“建筑工程系”，甚或土木组旗下的“建筑工程组”中进行（包括教会大学），而全国第一个“建筑系”则由艺术学院院长杨仲子提议，于 1928 在北平大学成立，草创时有留法教师汪申、华南圭等。没有这一层认识，我们无法理解梁、林历经东北、清华两个“建筑工程系”之后，对于成立“营建系”，甚至下辖建筑、市镇地形计划、造园、工业艺术，以及可以留在工学院的建筑工程等系的“营建学院”之殷殷期盼。参阅：张晋维，另类包浩斯抑或后布杂建筑？梁思成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论述形构与现代转型[J]，放筑塾代志，2021（75）：8-9。

④ 童寯，东北大学建筑系小史[M]//杨永生，童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32。

⑤ 笔者译，原文为“Although the ancient Chinese never considered architecture a fine art, in China as in the West it has been the mother of the fine arts. It was through the medium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that painting and sculpture matured and gained recognition as independent arts”，引自：Liang Sicheng, China: Arts, Language, and Mass Media[J],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 6 (New York, NY: American Book-Stratford Press, Inc., 1948)：563。

⑥ 同②：98-99。

⑦ 崔婉怡，许懋彦，从《设计元素》看梁思成的“体形环境”建筑教育观与清华建筑设计基础教学[J]，世界建筑，2023（6）：87。

⑧ Zhu Tao, Lin Huiyin (1904-1955) and Liang Sicheng (1901-1972) [EB/OL]. 2024-02-07. <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reputations/lin-huiyin-and-liang-sicheng>.

⑨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M].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27.

⑩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63。

⑪ 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M]//吴良镛，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293。

⑫ 杨得任，读“半个人的世界”书后[J]，世界月刊，1948，3（6）：19-20。

⑬ 同②：99。

⑭ 同⑨：112。

⑮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6（2）：74。

⑯ 梁思成，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J]，中国

建筑，1932（创刊号）。

参考文献

- [1] Chang, Chin-Wei. The Architect-Teacher's Role in Formulating Architectural Pedagogy in China before 1952: The Examples of Huang Zuoshen and Liang Sicheng[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2023.
- [2] Fairbank, Wilma.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M].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 [3] Zhu Tao. Lin Huiyin (1904-1955) and Liang Sicheng (1901-1972) [EB/OL]. 2024-02-07. <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reputations/lin-huiyin-and-liang-sicheng>. <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reputations/lin-huiyin-and-liang-sicheng>.
- [4] 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M]//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 [5] 张晋维，另类包浩斯抑或后布杂建筑？梁思成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论述形构与现代转型[J]，放筑塾代志，2021，75：4-17。
- [6] 陈植，学贯中西，业绩共辉——忆杨老仁辉、童老伯潜[M]//《建筑师》编辑部，逝去的声音，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57-164。
- [7]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63-178。
- [8] 高亦兰，梁思成的办学思想[J]，世界建筑 2006(11) 134-135。
- [9] 崔婉怡，许懋彦，从《设计元素》看梁思成的“体形环境”建筑教育观与清华建筑设计基础教学[J]，世界建筑，2023（6）：85-91。
- [10]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4）：98-111。
- [11]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6（2）：74-79。
- [12] 梁思成，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J]，中国建筑，1932（创刊号）。
- [13] 童寯，东北大学建筑系小史[M]//杨永生，童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32。

图片来源

图 7、图 10、图 13：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图 1~图 6：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史档案馆
图 12：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学院分馆
图 8、图 11：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图 9：Zhu Tao (Reputations,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